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少室山房集卷一百十六至

詳校官編修臣翟槐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汪兆鼎

欽定四庫全書

少室山房集卷一百十六

明 胡應麟 撰

書牘二十七首

報王承父山人

虎頭公大艦中邂逅足下不數語別去真若雀家摩勒
持匕首瞥然飛翔太空了無蹤迹可問此時僕恨不得
為千牛後身以紅綃累足下歲杪鄉人迴忽將至手教

縷縷數百言怪渠何從值足下訊之乃知其人業醫走
吳會間得無足下賣藥青城後還訪崔家郎君薦與相
遇耶僕自別足下歸杜門塞兌人間事一無所問實有
如足下所謂三萬卷中老蠹魚不復出世者亦以邇來
大老相繼喪頽兼之儕輩往往傾逝所可揚眉吐氣僅
吾承父一人舉足出門鮮可控告無論生乎吾前後起
之士如吾鄉李能茂楊承鯤英英上足僕素以大業期
之一歲奄然同殯孤貉憶僕曩在京師與諸子倡酬齒

最稚末三十年來存者遂如晨星今開眼乾坤殆無故
物僕雖甫越四旬頭顱種種浸假作靈光殿遺瓦矣足
下眎僕十年以長叢林者宿屈指能幾僕於足下惡能
一日忘也別來游道何似飲興何似痴憨何似少病少
惱少魔障否妻孥不訕詈否男女不啼號否故交厚祿時
時問遺不大落莫否鄉里小兒着緋騎馬揚揚巷陌間
自雄亦知震旦國有王先生不舉兩白眼相向否長日
坐蠅螟寄讀浮屠氏書老和尚舊公案頗有所窺將來

臨大事不至鶻突否幸一一明以諭我足下別諭僕詩
數於前古甚覈廼國朝諸公不無阿私掩護當別為快
筆紀之僕宿根介慙不解逐影吠聲至於隨人悲咲彌
所不耐所為詩數一書悉是肝腹剖露隻字母敢襲前
人前人藻鑑有當於衷必標著本書使之自見其有不
合即名世鉅公不復雷同汪司馬作序謂僕于于鱗元
美抗論醇疵時有出入無偏聽無成心數言真知僕者
居嘗恐訐直獲戾信如足下云云人人能如足下者讀

此書迺生平大幸夫復何言且僕之談詩大都蒐獵往
代罕及本朝偶諸大家有相聯類間一染指不數數然
也足下目無往古顧每降心折節于僕此書至欲盡舉本
朝名流俾之揚扝此自足下盛意見推可耳當今之世
元美所云闐闐詩書人人大將僕雖有喙三尺何敢與
也頃為易使君所要選輯明近體詩凡二十餘卷起高
太史李迪訖吾鄉東陽李生自餘存世諸公慮采掇未
周槩不敢錄若已逝同盟黎祕監康山人之類僕俱織

悉料理不使遺憾九京獨足下名篇傑句浩如烟海而
局於欵列無從措手王長公戲余仲蔚若幸健七箸特
吾書太寥寥得無今日謂耶嗟嗟承父同心同調如足下
海內無多方與足下為太白殘月相望耿耿寧當以速
朽莫足下驟發斯言要令足下洞知胡元瑞方寸中惓
惓耳頃閱足下吳越游某子甲夢足下非常足下欣然
引滿賦長句以自快僕常嘆羨足下真達人計今聞吾
言當復舉大白百餘觥不爾不足為王承父倘天帝白

玉樓首詔胡先生或遮須界地主急缺須代後事便當
責足下足下幸毋忘吾言詩數中闊略足下亦坐是故
也歐楨伯比一書所論詩數諸篇與足下見推意大合
昔楊子雲草太玄俗物擲揄滿路逮百年之後桓君山
賞識則子雲者人與骨已久腐矣僕書未殺青王次公
從篋中胠得輒狂叫擊節稱善後書成小有異同而長
公遂以為奇絕無兩所獎誘咸出過情茲承父楨伯諸
君又遞相印可所遭視子雲奚翅什倍愧淺陋不足當

或致貽賞音之憾於來世耳足下別我十載間著述更復幾種剗刷更復幾編僕嘗謂足下崛起孤島自當為一代布衣之雄唐之二孟非不矯矯然鹿門才偏東野才僻並似非足下伍至近時孫謝之流眇無足論若八面受敵一瀉千里成佛受記不傍他人竟當屬之足下第古今辭章軌筏具在屈騷馬史非必其才曼絕大要天地間有此杼軸其人適當運會假以發之杼軸既彰猶規矩既設後之欲為方圓即公輸墨翟安能外此故

以少陵太白之雄不免憲章魏晉者寧其材視曹劉鮑
謝弗如也下至近世秦柳之詞闕鄭之曲卑卑小技不
可不曰自開堂與其才顧賢於李杜耶足下倔强自負
顧生平製作脫離今人可耳何嘗能躍出古人若才力
錚錚破的飲羽則古人復興亦無能多難足下政不必
拘拘所見也僕月旦足下身後大略如斯足下其以僕
為阿私耶掩護耶瑯琊既歿寓內寥寥英雄逐鹿之際
廉將軍善飯猶昔須臾囊底一決之果爾者僕請悉索

敝賦卷甲以從與足下掎角中原快哉萬世一時也足
下勉旃努力毋令老態逗漏為童孺子所窺宗子相云
大丈夫處世上之不能為飛仙周遊八極次之便當為
詞客橫行千秋僕每嘆此君失言疇昔道家者流羽化
尸解不知凡幾後皆展轉漸滅胎蠻無聞求其姓名邈
不可得與草木腐何異中間稚川弘景一二有聞自以
依附辭章故匪曰神仙庸詎若原遷甫白數公頌聲燁
燁塞人口耳讀其遺集如兩儀七曜光彩常鮮玩其成

言則風氣性情恍忽生動此乃吾所謂長生不老非服
食煉養蟬蛻烏伸之謂也藉令宗生而在而聞吾言定
當俛首輸伏足下以為何如承春初北游齊代徵長歌
於僕以壯行色僕請為足下賦千二百言俾足下登岱
宗絕頂奮袂歌之海日夜出天雞亂號雲中之君紛紜來
下俯視齊州為九彈丸秦皇漢武胡足豪耶僕將於秋
首赴婁江為長公竟集事此時却過溪上載宿足下焦
冥寄究竟堅白之譚隨挾足下卧朱在明江離館縱觀

女樂罄平原十日驩足下於時多乞烏程若下或隣翁
社苑柴數斛以醉我萬勿扁舟他適茫茫烟水問津無
從使烏有先生無是公更入長卿子虛賦也

與康裕卿

八雁山諸詩伸紙疾讀一再過恍然與吾裕卿扶筇振
袂涉四十九盤之嶺東望巨海滢漾淼漫金支翠旗仙
聖出沒以億兆計已而宴坐龍湫俯窺瀑布銀河萬丈白
練千匹飛流倒挂於空青石壁之間信茲遊之奇絕也

觀察公亭亭物表足下又矯矯霞外兩賢相得為山靈
成此盛觀良足今古獨僕於二君最善而又所居與二
雁甚隣迺不獲把臂同之得無復貽康樂之憾於來世耶
夜來睡寐中忽得百餘語遂用昔人夢遊天姥例作二
長謠寄足下俾觀察公於東南雁宕絕巔各鐫其一異
時足下結茆其上却躡兩青鞋過訪呼李孝光輩擊節
歌之勿虞茲山石裂也

報康子

省啓知定居珠浦三面面山一面面野谷中竟日不聞
入聲清溪百畝飛流鏡玉恍忽浣花茅堂數十椽當山
谿之勝最會心處柴關僅設八窻洞開白雲英英時墮
几席屋後長松古檜高矗霞表左右隙地雜蒔修篁杞
菊四時取其苗榦花實以療饑籬根繫小蜻蜓艇興至
出遊老妻稚子盡室同載得魚沽酒則叩舷擊楫歌滄
浪之章一醉篷底不復知東方吐白視曩昔曳長裾彈
敝鈇碌碌長安塵土中豈但羅刹之與梵天而已

報胡孟弢

中秋澌上握手論心登高賦別暢劇一時致足樂也榜
人還得足下諸作悲壯雄爽飄飄有躡叢霄凌倒景意
僕病餘向戒作詩是日讀蘭陰四章酒酣耳熱不自抑
按援筆步武數亦如之雖玉樹蒹葭不堪照映以施山
靈不妨作第一重公案也次公秋杪過蘭偶邦相不在
邑復值令先公忌僅作剎那會遽行僕賦六詩祖筵并
似足下解裝以來更有妙製不惜寄將恐邦相旦夕量

移音問遂難數得耳弇州公已入關不復與塵世事英雄逐鹿之際千秋大業方與足下勉之足下努力人生不百母更作良知見解耽悞歲時也新秋與邦相山遊甚適得詩若干草寓貞吉所能發興倚和乎裕鄉近一書至惓惓致囑足下故交離索念之令人慨嘆深不多及

報喻邦相

出武林即擬作雲間十日客而疾入滕理矣輕橈抵京

口之明日問醫服散而後知吳閭之夜過也意恨恨不可言呻吟枕席間不覺竟成四絕然無繇寄足下緘之奚囊渡江抵淮疾迺大作一卧五旬粒食俱絕奄奄待盡及春始蘇想像足下茲時挾二三同調雕龍碣石躍馬華陽飛觚振袂一日而屈千人甚適也不佞病後如惠施五石瓠落亡所之視往與足下唱和時意氣什耗八九矣方且慮以為大尊浮沉江湖恨不獲逍遙生把臂濠梁商其棲泊耳得北來耗有天津之命殊為足

下神王高牙大纛居東方千騎上頭建朱節震華鼓循
行九河故道思禹功而咏明德丈夫生平意氣差足一
吐蓬萊閣去轅門咫尺間鄉者與裕卿孟弢同登其上
飄飄有馭風遺世想三人信筆留題一時傳誦以為殊
作恨少足下和之今宦遊此中政可了此公案并前六
詩榜之楫間亦盛事也濱海白鹽肌理如玉以并刀削
之粲如雪霜太白所謂盤中水晶宜無越此紫蟹惟一
壳外郭黃膏滿中遂無復肉二物美而且豐僕往留天

津朝暮食之聞足下是遷幾於指動然幽越路殊未能
浮一葦逕造足下俟秋風起覓錢塘枯柁散髮偃卧其
中歷四明吳松登萊至足下所轄而止今之天津又何
異織女津耶茲人生一大壯遊非足下不能啓余興第
燕趙古所稱佳人如玉近寥寥不一覩而成都垂簾賣
卜者世杳弗聞恐支機石了不可得即得之無復能推
筭不若得足下詩耳在明餽米以足下驟遷無復將至
僕已往蒸豚與相易令渠更餉足下渠遂并掩僕他寄

詩數奪之一笑

與易使君惟效

僕之以蒯緱留滯清口也蕭然短褐鬱係無聊若觸藩
之羊涸轍之鮒囿囿焉蹇蹇焉困亦甚矣賴天之靈邂
逅執事者軒轡實蒞茲土不佞以舊好提攜追隨蘇蔡
兩君於玳筵之末操觚雪夜舉白花朝飛蓋西園巾車
南郭遂令快心之事頓出於窮途極意之懽讌成於逆
境較諸平原之期而過之十倍擬諸河朔之飲而益以

千秋誠耳目所曠逢而古今之盛集也別來放身江海
日從赤松子牧羊窮谷中想像襜帷邈如天上身無六
翮奮飛莫能乍覩除目驟聞假重三衢中夜雀躍明公
以經國上材干城偉器而久淹侍從心厭承明茲剖符
名邦綰章劇地牛刀盤錯游刃有餘矧以江郎舊治棠
蔭翕然過化之區何難速肖哉僕頃益自廢人外百念
灰冷萬緣冰消棄禮簡賢世所擯嫉即以公照臨隣壤
亦無能挾一刺以俟閣人惟是山川之勝方寸未忘俟

衢澗春深桃花彌望支筇躡屐覓青霞洞主較九枰石
室之中公於其時倘能却鹵簿減騶從憑軼而來一寓
目焉當勿虞斧柯之爛也

報易使君

公之照臨鄉國也亦越三禩矣婺去衢僅百里而遙而
辱知如鄙人曾不能浮舴艋叩軒輶一接溫如於宴寢
之暇大懼不恭之罪分無所逃迺長者不惟不以為罪
也而寵命以先之腆貺以副之懇懇焉懃懃焉布衣之

惟金石之契儼猶之乎十載之前定交之始也夫鄙人
胡以得此於公惟是雌伏衡廬閉關却掃足不履郡城
之中目不識賢大夫之面為日久矣豈長者過知其慙
而大降其疎耶伏惟蒞政以來仁風四訖敝邦密邇尤
切見聞歷稽古為守者龔黃召杜惠聲廣布而風雅未
凋元白柳劉潤色多方而膏澤未洽若我惟效使君兼
之無媿矣自清源別公離羣索處異時雄飲之態邈如
河山實以久在菰蘆不見偉人故也杪歲桃花之約復

爾寒盟茲酷暑如焚未能覓爛柯之客俟秋風起當騎
石羊入青霞洞天三衢道中木奴萬個不減巴邛橘鄉
樹端有實大如斗剖之而四仙子對奕於中者其一頽
然而少擘龍肝於座旁即蘭陰胡生訪易使君而至也

報李景穎司理

歲杪持樵斧入爛柯方與負局翁決賭九枰於青霞石
上不意使君之過聽易使君也而屈威重以先之極禮
意以下之使人綢繆固結而莫能自解即以歲事崢嶸

扁舟瀕發猶心旌飛動於太末之墟昔人亟稱與公瑾
交如飲醇醪得無明公謂乎抵舍後圖籍塵埃蓬蒿滿
目即欲如張仲蔚中開一徑且病未能迺車駕方賢勞
四遠日馳驅東西二越間而僕又索居離羣無從候關
門紫氣計明公具悉於形骸之外也秋首為家嚴諭督
勉爾挾書二十載老明經策蹇驢冒風雪千里而入長
安固已委頓頽落而况以皮骨殘軀強顏塗抹與東家
年少子角麗昭陽殿下寧待識者然後胡盧第有大不

得已迫之昔張子房駕言辟穀以歸今胡元瑞駕言干
祿以出歸與出則不同寓旨一也縱筆繆談至此明公
得無大咲其狂耶郡志辱明公下委寢瘵以來素業久
廢僅舉正大綱及判定訛誤數則行迫草草致上煩記
室檢入之以明公如椽大手即帝命修五鳳樓猶將成
之不日而況乎州里之乘何游夏能贊一詞也

報童子鳴

得足下藏書目閱之所臚列經史子集皆犁然會心令

人手舞足蹈古今書目條例惟隋志最詳明馬氏經籍考會萃晁陳諸家折以己意幾於豪髮無憾迄今得見古人著述大都往往藉此至故家文獻若張茂先任彦昇輩代遠無論即趙宋盛時宋公垂葉夢得家藏劇稱宏富迺書目蕩亡一存鄭漁仲羣書會記三十六卷見馬氏通考蓋亦端臨會萃入己書矣今原書行世可見僅尤氏遂初堂目一卷以說郛鈔錄始末具存第其間銓次蕪紊蒐輯濶疎如晁陳馬鄭所載羣籍南渡當悉

存世而尤氏所收十缺三四或漏軼過半有之又不分四部而信手錯陳僕每疑非文簡之舊然陶氏當勝國末年去南渡纔百餘禩且說鄂特記全鈔於此目之下不應偽撰明矣國初宋文憲博極羣書子集之流似非經意近時馮汝言李伯華諸氏亦名藏書數萬其目考見無從計卷帙或多足下若分門別類部伍井然當無復踰此者足下久客三吳近日藏書更何氏稱最信還具示不宣

與朱在明

魯有大俠朱家氏嘗手挈季將軍於墟矣之網而出之
今足下豈其苗裔耶胡興之暴也自足下起島上而士
爭憑軾而趨風遂令馬馱之沙與春中之阜岳相望
古今人顧豈誠弗相及也俾足下而當楚漢無論三千
珠履旦夕致之即竒計縱橫於脫季將軍何有迺令俯
同羣卒日與抱關擊柝者嘯喑夷門屠市中一念之令
人英雄氣槩都盡惟是荆卿漸離二三酒人輩如昔庶

幾少泥吾在明歸思過聞當路竟以王官趣足下彼其
以足下難拂衣耶以拂衣難足下耶嗟嗟在明雪廊無
恙雲樓屹然盍歸乎來高卧江離館日飲醇酎一斗和
離騷一章猶足稱夜郎自王荪蘆中安能俛首折腰作
賈太傅長沙面孔也

又雜柬七通

跨蹇驢晨入春明門風塵簌簌滿面一青衫何物能造
爾許大惡業昨乘興擲付酒家卧聽吳姬歌楊叛兒劇

飲漏盡不復知城柳之啼鳥也

二

足下買麗姝平康里當復費十斛青琅玕耶江雲樓貯此尤益冷然作真人天際想然何可不一致胡先生也

三

足下過廣陵瑤花觀謁后土夫人樂否腰纏十萬騎鶴揚州無足論要當攬取二十四橋月色滿載而南期足下垂虹亭上耳

四

婁江含桃大者徑可半寸許色殷紅如鞞鞞光爛爛照
一室中百蔬之甘殆無復居其右吾里中楊家果差足
當然時時作指大風味也

五

足下所餉藤衣桂餅悉至陳心叔名疑是夕遂篝燈遍
讀之此君博洽可念當與晦伯並驅嘉隆間至於絕倫
逸羣故當歸弇州氏

六

徵父西山八章奕奕神令其人已歿遺集當可致不

七

足下今遂五男兒耶憶足下舉子長安中僕與諸公畢
赴湯餅會黎生以阿瑤字家君恍然政類昨日不謂琳
琅珠玉盈庭頓爾僕三紀尚無復萌孳念之慨然

與祝鳴臯文學

今年夏溽暑蒸人頭岑岑若五石甕恨不與足下解衣

散髮牛飲河朔之間憶爾時長安中伏天偕足下過某
勲戚貴人家惟敬仲修思伯子鳴裕卿少承謙之輩咸
集高堂十仞八憲洞開層冰嵯峨如雪山離立左右前
後客坐其中儼入洞庭點蒼間大甕盤盈六尺一貯甘
泉浮碧桃朱李一滿貯青門瓜五色鮮華瑩徹不啻瑪
瑙水晶平頭奴運七輪扇涼颼滿庭令人心骨俱冽酒
酣興發龍陽君振袂起歌高氏小梁州詞妖姬年十五
吹紫玉簫相逐清音泠泠上屬雲漢俄洗醖更席俯臨

大渠樓臺倒影金碧洗漾芙蓉菡萏矜妍競笑應接不
遑既則明月出於花間飛星流於木末琴瑟笙竽交構
遞作恍忽遊廣寒聆鈞天迄今追思此樂愴然殆如隔
世事矣

戲與鳴臯論手談書

快甚高軒出郭輒拂拭楸枰傾遲於白玉壺中而柴關
亭午了無剥啄聲也豈畏心過甚有託而逃耶殘雪疎
梅點綴籬落明窻棊几不受纖塵擁博山蕪沉水憑斑

絲隱囊獨坐此時得一碁品卑卑王茂弘者美之掌股
之上追奔逐北千里無留行棄甲曳兵而不止即南面
王樂吾豈易哉公在扶餘國中當無復敵手沾沾一方
作草頭天子故自雄然何若佐命文皇策勲百世也呵
呵

燕中與祝生雜柬八通

安石榴二樹可盆栽着北窻俟五月盛開胡先生戴硃
光帽舞山香一曲其下何但絳英點頭當令阿平絕倒

不已

二

金水橋偏見寫本北堂書鈔與購未獲買人索值四十
千購得即馳送足下適煮羊胛已復爛足下食指動者
速跨東華門衛子來

三

太平廣記近適有刻本出晉陵談氏讐校頗精今六代
唐人小說雜記存者悉賴此書第中間數卷全缺僅目

存首帙吾暇當與足下參互訂補俾此書復稱完璧亦
異代子雲也

四

陳晦伯正楊援証頗精至詩文引用或斷章取義或反
覆抑揚此自詞人所解而陳第據紙上陳言格之恐用
修有靈將復稱屈地下

五

蚤入燈市中購得陶氏曾氏兩雜說知足下雅欲觀以

累東郭君使者此二書鈔本僕所覩十餘無一善足下
讀之疑誤輒止乙其處

六

乍過酒樓擁少姬彈琵琶樂甚甚思與足下共之一同
人趣赴朝貴約興遂颯然不可留豈儒敗阿公事迺爾
書報足下為掀髯一大噓也

七

聞邢直指為足下買田濟上當去歷下生故居不遠新

秋煩足下攜彘肩斗酒以大白往酌其墓曰蘭陰胡元
瑞寄聲聞谷中有響答者以報我

八

足下齊東生計想益就秋成在目異時學稼吾子雖尼
父自謂弗如何可以老農少也

少室山房集卷一百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少室山房集卷一百十七

明 胡應麟 撰

書牘三十三首

報梅客生

別吾丈不三載丈遂披青雲入紫闥以循良最一方又
不五載丈遂建高牙擁大纛以勲名揭四海奇矣奇矣
大丈夫不當如是耶疇昔邂逅劉金吾座上竊窺丈虎

頭燕頤類班定遠其人而鬚髯磔張虬鸞飛動又與李
衛國所遇海客張公絕類迺今統十萬背嵬縱橫鴨綠
平壤餘威震乎殊俗將令日本豪酋如扶餘國中自相
戕賊而坐收一鼓之效異日者旋師玉門丹青麟閣定
遠之封特緒餘矣世人譏薄文士往往謂鉛刀亡取一
割自近日汪張兩司馬稍稍破屈之第彼非夙昔預期
要亦時適逢世未足大建詞場旗鼓若吾客生擢一第
曾幾何時而奮身投足委命不測之淵卒之算計見效

言無不讐舉宇宙至難之事運量掌上此其忠肝赤腸
雄算偉略寧全軀保妻子巽懦齷齪庸流可同日語惟
是公仗鉞登壇材官突騎雲集待命意且應接不遑乃
蓬蒿故人落落如胡元瑞尚往來方寸間何足下軫念
舊知久而彌篤也孟弢留滯齊東尚無來耗惟寅忠父
旦夕聚首差足為懽敝邑方生其人誠有致第僕尚索
米侯門倘攜來燕市將竝懸枯魚肆矣拙刻寄頓中途
數種先上胥後令異日致之

與錢將軍

湖光山色間稔飲高情秋暮出關回首故人邈如河漢
每相思興會神爽欲飛縮地無從彌增悵戀計彼此共
之也明公雄爽傑魁之氣不啻樊舞陽長驅十萬衆橫
行匈奴而興寄冲玄標韻神令又遠出祭征虜雅歌投
壺表所謂文武兼才世不一覩柰何令東南間局久絆
旌旄間者度遼新命儼然重借將無益以胡生詩為左
券也公虎頭燕頤自墮地業當封侯乃今建高牙擁大

素坐鎮右北平丈夫得志以殊伐報王家今代麒麟閣
何人第一功努力努力胡生潦倒一經竟爾作東華門
落第舉子自是蹇驢上業債未酬長安米貴居大不易
嚴僕射憐才下士名滿天下豈不能營燕山尺寸地為
少陵野老作灑西居耶

又

山童偶過麾蓋敬致八行何時乘興一叩公青油幕下
呼盧較奕度此岑寂杏花朝也

與宋忠父

新都汪太學象先司馬公胄子也高才逸韻翩翩

閱

中白眉邇乞令先公贈謚偕季方入長安榷關謝客獨
雅慕君侯高誼冀一望顏色龍門惟明公賜之清燕此
君伯仲皆奇雋尤癖游觀蓋渥水之胎去凡樞不翅千
里新秋計軒車祇役陵寢夙期僕紹介前茅偶病目旬
餘不克顛櫬奉聞倘獲殿輜軒得於金城玉扉中遍閱
羽衛典章之盛歸譚之不佞以當廣陵濤色即病軀漈

倒將霍然東走高齋悉索大官餘饌為長夜飲矣

報鄧遠遊

公方張樂洞庭之野而僕以瓦缶前鳴得無貽形穢之
誚於大方耶惟是木桃不投瓊報無自願足下振以同
聲弘以大雅弘嘉而後竟在茲乎如曰吾為魏公藏拙
匪所望於蕭傳也

報林貞耀

樓船晤語懽極生平惜公冗方殷而不肖復為六橋花

事所驅放舟東下顧遠勤使者賚賜八行獎諭綢繆餽
贈豐渥而鴻篇名集罄發鉅公累世之藏不啻寶玉大
弓下賁蓬牖鄙人寡見謏聞即結髮詞場所得僅如雞
肋迺執事撝謙已甚至欲舉千秋之業授以雌黃即有
胃無心逾切蚊負之愧頃復瑤緘嚴督慮以方命而蹈
不恭謹罄其愚衷卒業貢上間以管中之測跪請高明
執事亮之教之

報唐長公

不佞海濱豎儒也束髮操觚輒妄意策名藝苑之末而
技劣才疎無聞四十自嘉隆諸老淪謝以來無論二三
同仇邈如秦越即寓內賢豪擅古今述作之場如執事
者亦未能擔簦隣邑聆馨欬於大方誠不自意金玉之
音一旦跼然下於窮谷露盥披讀語語肺肝益以華袞
繡衾情文備極而且大篇把贈明月投懷妙墨遠貽清
風拂坐吁嗟長公僕何以得此於左右哉不佞自挾策
京華遭逢瑯琊伯仲定契忘年既而伯玉司馬晚收榆

社當時亦謬擬鵠刻一家蟬連百氏而殷憂疾病展轉
泥塗迄今齒髮變衰萬緣灰冷自分區區噪抹付之子
虛而况欲馳驟中原分途上駟如虞淵之逐日王屋之
移山自非夸父愚公疇不嗤其狂昧也明公光岳效靈
震旦應化人倫麟鳳藝圃騶當今壇坫桓文孰為二
廣而迺下掇芻蕘窮蒐林麓即聶生韞韞尚在鼓刀此
身六尺已允為嚴君有矣滄桑可變盟好不渝白首之
期矢於今日固鄙人之靡量亦知執事之罔遺也招遊

宇下神爽奮飛家累寓杭未繇遙發尊駕不日垂抵此
間淨慈天竺諸峰日望彩毫發攄奇秀不佞黑貂久敝
尚能解付酒家當北道主人萬一執事念之

與王參戎

聞麾蓋將臨掃苔淪茗以聆玄箸而風雨陡作令人悵
然旦日必期高軒再過川原朗霽飛埃不揚大將軍前
苑所指即清道滌塵固屏翳飛廉職也園中綠牡丹盛
放若沉香亭美人見者心折車騎到日滿酌劉荊州巨

雅淨之

與徐惟得使君

明公勇退急流不啻鳳凰千仞第時事紛紛捉鼻謝
公至竟東山一出異時凱歌淝水勛勒旂常武陵洞中
桃花千樹皆門下優游日也不肖於明公稚齒通家而
中道雲泥聞問疎闊不意漂流江海獲奉晤言竊窺明
公如萬斛餘皇破浪乘風靡重弗勝靡遠弗到而綜理
周密經略縱橫又如庖丁之刃肯窾洞中砉然犁然真

可謂曠世全材吉甫流亞至棲心溟滓脗合道初即留
侯赤松惝乎後矣僕僕僕塵埃倦遊彌劇將擔簦鼓柁
訪明公於三湘七澤間獻歲秋高幸宿戒閣人毋閉關
以謝越客北帆漸遠臨楮神馳

與萬伯修中丞

一代龍門之仰飛動寸衷二十載矣何意高牙大纛間
獲奉言教幕府容其長揖胡床拉以嘯歌撥軍旅之勞
規長夜之飲略王公之貴結韋布之歡目炙清輝神怡

妙論八珍溢齒六律爽心即平原河朔未及兼旬而桓
府庾樓足當千禩瀕行腆惠優渥濡及榜人荒塗大河
石尤四面塵沙夕起飄空障日妻孥對面杳隔異境行
路之難古昔嘆之迴望千旄益深戀戀計明公仗鉞含
毫之暇持觴北望亦不能無慷慨於臨風也舟達潞津
二三舊俠擊筑悲歌留連晨夕未及策蹇驢一入春明
門宗人行便粗致八行臨楮馳溯不盡

與萬伯修

留滯都門索米為日晝夜思歸而十口纍纍故鄉天末
惟是明公仗鉞雄邊專制萬里驛騎車徒槩得以便宜
徵發迺不肖夙膺矚睐忝當國士下陳不揣敢冒假餘
皇自燕抵越俾窮途倦客高枕而達故鄉即明公大造
鄙人銜戴沒齒矣戒裝晨夕敢布腹心

柬吳生德符

昨足下所云壇盞及俞仲蔚集借過剎那頃即返上鵲
橋之夜幸無他駕當拉天孫擊河鼓行酒終宴贈之雙

彩筆以當纏頭耳

報唐長公

曩謁武林適公軒車見枉竟阻道途自門下養高岩壑
僕亦旅食江湖即飛夢相尋而山川間之眇不可即杪
歲梓人過雲間始克附八行於左右辱公報以赫蹏字
猶未滅而蘇君嗣致大教娓娓數百言何門下注念鄙
人委篤真至至於斯極也明公經世大業經國大猷上
之當參峙木天黼黻皇度次亦當塞帷秉鐸陶鑄一方

迺區區小邑竟阮牛刀才高見忌造物者陰實為之臧
氏之子惡能使公不遇也至百代之傳在彼在此必有
能辨無論耳目浮榮彼云亭封禪七十二家今皆淪沒
漸盡吾黨視之奚異蝸之左角耶華居新構如曾城閬
風迴出塵壒令人恍然作天際真人想恨兩腋圍圍奮
飛莫能向夕扁舟挂雪造膝玄廬以平原十日之懽緒
鄴侯四部之蓄亦古今至快極愉也藏山之製月盛歲
增雙鯉錢塘幸毋金玉蓬萍六載僅得詩二千什書二

萬卷差足自喜計門下亦樂聞之蘇君鐫刻之妙夙所
傾嚮顧片刺輒行如西天阿閼柰何已拈一律寄之併
上博咲

報張大參知睿父

斯生還婺城伏謁仁臺業附賤姓名一致犬馬尋挾書
北上至吳中而得室人之耗竊計老親在堂叔水晨昏
靡可寄者匍匐東歸抵舍而家巖疾作不肯委身藥物
奔命巫醫二六時中寢飯俱奪坐是薇垣之下聞問闕

馬即十旬之遙百里之近無能割寸牘一候闌人知明
公地負海涵不深加督過也頃黃口病瘍倉卒赴省歸
而三復至教九頓腆儀鏤結肺肝罔知報塞伏惟高牙
大纛坐鎮一方比屋黔黎頂戴弘造第恐司空龍劍紫
氣燭霄寇公之借徒厘河內萬一賴天之靈建節敝土
異日者元戎小隊載過婺中得從州民之後一望見上
公顏色則生平莫大幸也文仲累瓦編購之未獲所云
董彥遠蓋宋人董道廣川書畫二跋見馬氏通考近代

具存畫跋不肖嘗一載讀之蓋亦博雅之士考宋史文苑儒林並無適傳啓中六事意若評隲六書恐不皆關係故典明公該洽冠世必洞悉其指歸鄙劣管窺胡能隻辭為贊役旋附報並希指示原籍庶千慮之一嗣就正於大方焉

報睿父參知並柬文仲觀察

杪歲平原之飲濡首渥肝窮日落月無論竹林諸賢即朝穆之醒酣中山之暢洽殆無以過迺二先生並握驪

珠同紀勝會言言刮目字字賞心每把翫扇頭彩雲白
雪擊節呼盧等句令人兩腋習習乘罡風而上扶搖何
高華奇麗一至此乎上元之夕載辱提攜遂為蘭陰澌
水間無前勝事計兩公必盛有篇章垂之不朽槌關索
居慨馬良覲側身天末神爽飛馳

報李本寧觀察

梁舍人座中周旋大雅迄今三十載矣兩司馬相繼脩
文嘉隆遺老靡孑遺者惟執事靈光獨峙砥柱江河一

代千秋大統攸集茫茫震旦不遂淪為長夜以明公在
也不肖疾病羅躬百念灰冷頃德星臨照亟擬趣奉笑
言不意遠辱手書重之新歷古昔王侯先施草莽迺今何幸
驟於明公見之春分挈一葉東下謁軒轅萬松三竺間
馬齒雖長尚思努力鞭箠以追隨六驥之末惟大教之
無吝焉

又

軒車垂訪屬館舍旣鞅未遑謁謝臺端夜來歸自湖中

適明公手教飛墜遂使窮旅生春清厨改色感飫不可
言雄篇妙墨當代無兩鄙人何幸一旦獲兩奇珍當與
觀自在真言同揭座右終身盥沐誦之

又

公政務殷冗且四方之憑軾者紛然坐是不敢晉謁迺
惓惓方寸則靡瞬息而不在龍門也炎令方乘日袒跣
科頭匡坐丈室想像明臺雖霜威肅然或不無襜襪之
困適平頭持大教下臨重以佳策文履恍然乘雲御風

晤真人於天際即伶俜瘦骨不自知兩腋之奮飛矣倅
旋附致犬馬容日躬叩領剎那之誨不宣

報吳文仲

郡城邂逅旌麾旋有三衢之謁屏門下軫念故交容之
首座以一布衣介兩上公之側晝而華筵綺席窮十日
之懽夕而艷舞清歌竟百刻之漏高陽河朔亟稱豪舉
槩之今茲胡足論也塵冗紛紜忽忽歲暮得參知公下
示三什穆如清風方翹首來鴻而瑤緘飛墜捧誦佳律

高華纈切如對開元大厯諸君良哉此會突兀千古矣
承軒車湖上之約適本寧廉訪手書同至春初買棹遲
車從於南北兩高暢飲酣歌作生平快愉事也

報鄧遠遊

扁舟晚泊禦兒辱公物色津門客之上座樓船盛集華
燈列前清吹夾路論心促膝旅况盡銷重以平湖朗月
千里若規遠岸長空萬頃一碧丙夜沉酣狂態逸發杯
竿縱橫纓烏顛倒誠生人之劇懽詞苑之盛集也詰朝

解纜黯然魂銷執手故人時入夢寐既歸谿上一卧六
旬絕粒枵腸僅存喘息淋漓藥物展轉床第秋深閉戶
奄忽初冬二豎見寬稍稍起色老親弱弟聚首殘年仲
春買舟扶掖東下擬館舍小定馳遣一介聞問琴堂則
大教儼然先於窮谷長箋誨慰縷醜千言誼激肺肝情
緬金石令人馳望毛骨奮飛吐吐遠遊逸氣干雲雄才
絕世若足下者謂宜高峙木天端居藜閣迺俯同羣倅
出宰一方拜迎官長鞭撻黔黎期會簿書拮据錢穀聲

折賢勞良哉獨苦第尼父執鞭子弓問政古聖昔賢咸
親民事以足下碩抱駿猷何施弗合異時張皇循吏標
揭名臣毋使輕薄中庸交口亟稱騷人無用文士寡效
其亦可乎僕年垂知命蒲柳蚤衰即著述一念尚櫻方
寸而晷短途長憚於驅策加之二三朋舊日益喪頽將
鼓缶而歌鼓腹而遊為吳越閒人宇宙一蠹足下春秋
鼎盛努力前規砥柱狂瀾挽回鴻造葵丘城濮狎主齊
盟是則不佞惓惓私衷匪敢佞也俸餘損餉即付酒家

重以口腹為廉吏累柰何

報俞羨長

足下體中尚未佳耶久客遠歸加餐故應努力第驕陽
作崇養盛以候涼秋何如素馨損惠即配天池取郭婆
新汲烹之作凌晨清供如足下云云以脂粉澆其澹粧
不可也一咲

又

夜來素馨至今芳意未歇凌晨蒼頭趣郭婆汲新供上

當淪羅峇擁少君吸之異時夢得樂天茗餽相迴易倡
酬之什播誦詞林吾與足下第各賦一章何必減昔賢
風味也

與俞羨長雜柬五通

詰朝煮茗摘蔬客何長卿張元春雕繪皆江東獨步須
足下攜大手筆來成小齋三絕也

二

湖頭邂逅燕姑遂令桃花千樹片片欲飛樂事賞心得

之意外僕往在長安許為薛素素作歌今迄未就足下
賈勇先登僕狂興陡發當繼作二百言許并一了都下
宿逋政恐造物小兒見嗔無賴耳

三

郭外登高即片石可觴亦為游人所據足下捫蘿絕壁
舉觴白眼呼吸帝座古今豪舉無越茲辰雲門天闕二
語尤崛奇入唐人座中當令元白動色

四

小樓匡坐觸目琳琅令人浹日留連竟暮忘去頃詞場
百六江左風流零落漸盡一朝過足下頓還舊觀

五

弘正以還膚立成風古今學問之途靡復一綫昨過足
下高齋圖書四壁皆手自校讐覺雙瞳頓爾開豁須異
日買田陽羨朝夕過從足下作三萬卷中老蠹魚也

報鄧遠遊

極浦層堤挈芳攬秀高峰遠寺涉險攀竒加以天時朗

徹人境清真燕樂嘉辰牛飲長夜無論平原布衣即金
谷蘭亭詎當全盛哉湖頭把袂悵戀風流音徽泠泠恍
在耳睫伏想旌麾蒞邑簿書旁午轉盼舊遊倏成塵迹
能無夢寐飛越河山耶北上之期茫然未卜倘蹇驢業
債若戀寒酸執策追隨軒蓋之末並驅徐沛達於蘆溝
亦震旦國中豪舉極樂事也

與陸使君

濟上遘龔使君沾溉下風一二賴天之靈德星魏魏照

臨東國應麟方旅食淮甸弗獲以青鞋布襪從州民伏
謁道旁杪歲歸廬始遂荆識大懼龍門峻絕草莽一介
無地自容迺執事頽然屈干乘之尊隆三接之遇披襟
歛狎懽若平生即孟軻氏稱樂善忘勢古今賢豪殆同
一轍矣扁舟入省濡滯及暮春風載和專使馳候不腆
敝帚索笑大方惟明公之寓目焉

報王恒叔

讀五岳游草覺撫琴動操之餘山谷皆響足下信奇人

然造物小兒亦何意獨縱杖頭若是僕犬馬四句僅岱
宗一入眉目客歲挈家遠遊將永別金華諸洞壑因發
憤走芙蓉紫薇歷探朝真水壺雙龍窮極幽峭而後返
尚未暇寫之筆端閱足下遊記快哉十得八九矣何時
同蠟雙屐登金盆玉壺絕頂大呼石羊君也

與王永叔

足下移疾還赤城桃花萬樹爛如蒸霞二僊娥出迓胡
麻澗旁攜手入天台洞中樂否見司馬子微為致聲僕

久厭塵囂何日謫期垂滿相與逍遙鵬背作八極遊也

與蔡稚含

一別足下歸谿上聞問便自杳然追憶齊河邂逅不數
語揮袂真若西天阿閼國隨現輒隱迺人生夢幻泡影亦
何處不然足下高嘯石梁鴻篇巨製當令興公舊賦無
復金石聲春深謀一相過飽餐赤城霞色也

報黃說仲

武林邂逅遂不獲以雞黍享故人今猶悵悵足下批准

大將軍有揖客顯重可知青油幕下觀棋往事恍忽如
夢第小山叢桂無復遺踪跨馬郊原得無躑躅於西風
殘照也

少室山房集卷一百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少室山房集卷一百十八

明 胡應麟 撰

書牘十七首

報顧叔時吏部

昔在丙子得公鄉書制義讀之輒狂叫擊節以為自趙
宋以迄當今五百餘載士之殫精場屋不可為量數而
盡削凡蹊超然化境神通遊戲於八極之表者門下一

人而已載讀涇上諸篇總之高處在古無上平處頽視
唐瞿令制義足傳南華淨名鼎立宇宙矣顧猶以公之
業聖於今而未敢必公之邃於古也已則聞公出而仕
以正氣直節樹朝紳已則聞公引而歸以清標特操振
閭俗至學術之富窮四部而覈九流私心之鄉往愈勃
勃焉每欲介茂卿通姓名下執事惟是慵疎玩愒片刺
未遑孰意公之過知不佞而儼然先之也毛子貞夫將
至大教副以妙墨貺以鴻編恍忽瑤華飛墜天際踴躍

披誦病骨欲仙嗟嗟執事僕海濱豎儒耳弱冠狂歌放
情丘壑即眇聞諛見罔異醢雞之處甕天迺執事方龍
躍鳳鳴奮乎百代而旁蒐草莽博詢芻蕘真至委篤過
情乃爾將泰山渤海必如納涓涘以自成其大耶劄記
諸篇超超玄詣尤匪近代淺識所窺不佞嘗竊謂不朽
二途咸勃興於弘正之際而得失瑕瑜大都等埒古道
問學以尊德性而今也問學廢於德性之尊古源實學
以著文詞而今也實學喪於文詞之著流弊逡巡致談

理者上不復知有六經而談藝者下不復知有六代此其漸庸可長也執事偉論欲配周朱於大亨而續黃陳於正聲規模思度弘且遠矣千慮之一幸附高明砥柱狂瀾惟公自愛吳鯉溯流匆匆謝小詩四律小刻百卷惟大方削而教之

與顧叔時論宋元二代詩十六通

病中毛文學過溪頭首出大教亟伸紙疾讀之清風穆如沁澈五內不啻枚乘之發陳琳之檄矣公偉度沖襟

苞舉六合而獨虛懷於鄙人大觀宏識殿最百家而獨
注念於宋元諸作者豈其不得中行下思狂狷耶要以
芻蕘弗遺流壤靡擇政所以自成其大耳承欲類集古
今諸詩自蕭氏之選馮氏之紀以及高氏之彙李氏之
刪悉加訂定而旁擷兩宋勝朝都為一集誠不刊之盛
典第時代邈綿篇章總雜即未易歲月訖工且竊窺公
之用意片長必采衆善畢羅大小各因其才盛衰不沒
其世非心公量拓鑿徹裁精詎容輕議僕醢天蠱海學

步前流目睫之譏徒貽來哲公言遠矣未敢聞命也迺
劉氏詩統寤寐頻年公既索諸蜀中冀可必遇獲觀之
後或當參其類例有所建明削錄大方庶幾萬一何時
孤帆夜雪乘興延陵晤對玄亭縱譚真眇以十日之工
定千秋之業亦古今至快劇娛也寄至元人諸集格致
風尚咸有足觀而若倪若陳之外藝林之中杳無識者
以今核之其中寧無一二追逐唐餘者耶此彌足徵公
遠見非逐人悲笑者流矣辱委稍加評抹印證宗門宋

人詩話數種檢撫如命伏枕岑岑未竟傾吐來鴻迅發
嗣致願言

二

辱諭韓柳元白諸家皆大方材具也昌黎五七言古及
東塾倡和諸篇窮竟筆力司空圖謂掀雷掣電撐扶天
地之根信矣而揆之昔人則和平溫厚之義缺焉李賓
之謂為角音似也至近體卑卑不離中晚寸步氣運所
驅即以退之材力蔑克挽回而令人以咎溫韋李許舛

矣柳州古選自是陶韋正脈正聲亦亟收之其近體精工之極迺所以不如大歷諸人高氏之不取非無見也樂天信手縱橫妙思溢發唐謂人才之絕允矣不誣而淺近膚率詩家所忌什九蹈之微之才不如白力不如韓致不如柳通較中晚人才三大家外劉禹錫為最優惟中山諸律絕元和巨擘首藉此君而自劉之外又僅元差足配白故一時竝稱耳宋大家王蘇黃陳介甫步趨唐人小詩絕句時足亂真而近體劇思求新遂肇坡

谷門戶長公俊爽瀾翻歌行時觀合作而近體麗雜詆
諧雖老境參橫至貽誤學人尤有甚於白者涪老一代
自居其詩第得杜之拗澁偏枯而沉雄偉麗無萬一焉
不知舉世胡以茅靡若是是時坡既武庫矛戟不厭衆
心而陳無已輩又皆出谷門廡且師法歸之杜氏見以
名高宜海內旁無異吻亦古今變革大限也陳雖出谷
而近體邃密精嚴深造自得匪三子流總之以才具言
則趙氏之稱大家故當四氏政不必苦校其詩若梅聖

俞之學唐陳去非之學杜皆錚錚躍出庸詎可以宋槩
耶南渡尤陽范陸時號大家而才遠出蘇黃下詩率唐
調寡而宋調多至永嘉四靈雖跬步不離唐人而調益
卑卑才具瑣尾無足論矣元之號大家者虞楊范揭而
前則趙子昂後則楊廉夫數子而其才咸窘邊幅詩亦
粗具膚響若唐之空花水月杜之萬戶千蹊槩乎未之
有聞迺元調較之於宋則於詩差近而自諸子外傳於
今世者類有足觀振起國風之一漸也諸君子集惟延

之曼碩未覩自餘僕備有之暇當一一評訂印正大方
第非公鮮不以葛藤誚僕矣

三

正聲不取垂拱四傑誠為卓識惟排律駱賓王蓬轉俱
行役一篇不在二庭歸望下王勃滕王高閣短歌足為
唐七言古壓卷以繫序末不及收耳此外盧駱長歌例
不一載自是正聲矚然家數品彙固並收之廷禮非憤
憤者後來仲默論出要為另一宗門于麟和之第非所

以論正聲也

四

葛常之云太白不取建安七子而少陵亟稱垂拱四傑
七子固兆端綺靡而王楊盧駱亦詞人之小巧者耳此
正論也而非所以論太白少陵李氣岨高拔故持論常
輕又篇名古風挾風雅以令曹劉不取固宜杜意度包
含故立論多恕又篇名為戲憤輕薄之訕前哲亟稱有
故夫李於杜猶然不滿而杜于高岑蘇李富嘉謨孟雲

卿皆什九見於題咏矧王楊盧駱輩耶

李邕蘇源明
見杜八哀

五

篤而論之四傑固以巧麗為宗然長歌婉縟上繼四詩
近體鏗鏘下開百世其功力匪邈小也自五言律掩於
沈宋王岑七言古掩於少陵太白後人展卷忽之不思
陳隋極敝之後非四子草創厥初盛唐諸公能遽抵妙
境至此耶迺其萬言一揮滔滔混混恐陳思而後賢刳
中未有過者總之才情富而氣格卑駢儷工而典則遠

故視李杜韓柳四家聲實懸遜要之長處不可盡誣也

楊用修以杜韓于玉猶地上老驥不能追雲中俊鶴亦偏見未足憑

六

高氏正聲一部其評批朱者在不佞未冠之前墨而楷者亦曩時鄙臆也今以較之去取往往異同惟大旨差不悖一人之見且爾況上下數千載乎憶近某公選集唐詩自序云品彙之博而尚有遺篇正聲之嚴而兼收劣製殊有味乎其言即今正聲所收劣者大都十之一

而所遺佳製無慮十之三品彙所收劣者大都十之四
而所遺佳製無慮十之二所繇然者唐宋選詩國秀英
靈極玄間氣皆漫無倫次鼓吹等集尤為可嗤周氏主
裁方氏主格率泥一偏僅唐音粗備一代而簡擇未精
蒐輯未廣至庭禮二編庶幾十得八九矣而時際國初
元風未滌兵燹之後載籍多湮耳目所羈故難盡善也
僕異時肺病少蘇或當循門下教旨取王楊韓白諸百
家唐集遍閱之益品彙之遺而大芟其蕪雜損正聲之

劣而畢聚其菁英此則工力差易而僕亦自計足辦者
書成之後門下更一揚扝之唐諸作者當無遺憾矣顧
丘陵川澤因之高下易耳新寧草創非超世之識未易
云也

七

僕嘗欲竊取明公之意倣高氏所輯為古今詩彙一編
以漢郊廟銳歌洎諸樂府為始音十九首洎蘇李河梁
兩京雜詩為正始陳思李杜及明王元美為大家曹劉

阮左潘陸陶謝沈宋王孟及明高李何徐輩為正宗顏
鮑庾江錢劉韋柳及宋梅陳明薛王吳張輩為羽翼陰
何徐庾及南渡范陸勝國虞楊明皇甫昆李輩為接武
王蘇黃陳北宋諸人為正變陳隋晚唐宋季元末諸人
為遺響而旁流閨秀代錄其人似亦足備詩家一公案
第其工當以歷歲計卷當以近千計帙當以近百計恐
非一舉所能就一人所能任徒付之一胡盧耳以明公
之度甚遠思甚公也姑錄梗槩以俟異世之同茲志者

八

汪司馬伯玉嘗屬僕選古今詩以三百為祖分風雅頌
三體隸之凡題咏感觸諸詩屬之風如太白夢游等作
是也紀述倫常諸詩屬之雅如少陵北征等作是也贊
揚功德諸詩屬之頌如退之元和等作是也意亦甚新僕
時以肺病不獲就緒今司馬公已不復作言之慨然以
其旨不廢宋元有與公相發者聊為一拈出之且以俟
後之君子

九

讀宋高僧詩選乃錢塘陳起編輯文獻通攷但有九僧
詩集而絕無此編今攷其前集一卷正九僧詩也自希
晝迄懷古瀛奎律髓名字次第悉符方氏所選諸篇咸
備茲集知律髓所據即陳氏編也惠崇九僧之六佳句
致多尚存總龜警策一門如露寒金掌重天近玉繩低
陰井生秋早明河徹曉遲無慮數十今皆不存惟河分
岡勢斷春入燒痕青數首而方氏所選亦僅此一二篇

注云崇有佳句為圖詩殊不止此當續攷補入之自餘律髓所收往往具載即所據是編可見其後集續集數卷宋諸名僧道潛祕演善權惠洪大都無遺漏者第以惠宗諸警句十不存一而題鷺清字五言律妙絕亦不錄其他散軼庸可勝道惜九僧原集之遂亡也

十

此編必方氏所據選本道潛風林鷺墜雪雨澗咽飛湍又祕演諸人所作往往槩見集中僕嘗謂僧詩無唐宋

欲取六朝道猷等作迄於元止來復宗泐皆元僧也彙作一編力既不勞而傳亦可久暇當印正於公耳

十一

此編題錢塘陳起宗之稱宋人而通考止載九僧詩集近閱齊東野語十六卷論詩道廢興云某某咸以詩語被禍而刊書陳起亦在禁錮之中迺知其宋末人也此書抄錄即印本廢久公何自得之或以畀好古君子并唐僧引秀集合梓之題曰唐宋詩僧集豈不愈於近刻

鼓吹草堂等編耶

十二

倪元鎮詩之於虞揭四家正猶其畫於趙黃王吳四氏
清空簡遠纖瑣不侵而天趣超然在勝朝殊不易得惜
元人繪事特重今時而詩律無稱述者此老復以迂潔
蔽之故世徒知其人與其畫而篇章一付之無是子虛
非得公此編檢勘即僕且失之久矣王叔明詩亦間有
可觀同時潘子素等惜集皆不可得

十三

王長公云倪元鎮筆如風女兒灘凝長袖晉人所謂張
茂先我所不解政此類也世人評書迺稱其逼近黃庭
何耶余以元之擅臨池者比屋而詩得孟韋遺韻獨元
鎮一人特才具不多涓城而外無復他曲耳今倪畫海
內酷尚書亦時時見重鑿家迺其詩既不為當時所予
今知者益復寥寥豈迂潔一端取名太過亦造物所忌
致其篇什無稱耶漫書此發門下一噴飯

十四

寄來諸集陳衆仲爽勁鮮華然一誦興象俱徹詩所以
貴深婉也周衡之不知名其集殊有佳者管玄暉如管
中之豹時得一班惟黃氏歷宋至元世有吟咏而無一
足發悟之時義大矣哉僕收書凡勝國遺編遇則錄之
不復較其工拙茲羣集俱迄工附璧幸一一檢歸笥中

十五

周衡之竟不得其名公別考或得之當錄以寄我其詩

五言古學陳陶稍具膚響歌行在集中獨為合作奇警
飛逸伸縮自由迺近體局促卑陬遂亡一章半簡可備
采擇者致足訝也僕嘗謂自宋迄元諸名家惟歌行代
有篇什絕句次之近體得失相當而古風漢魏永絕徵
此君彌益信矣

十六

詩話玉屑野語僕近得副本頗佳二集童時所閱以卷
頭時塗沫漫往印正大方餘南唐近事郡閣雅談諸書

金史卷一百十八
卷一百十八
悉存總龜集僕已折錄之後竣當如命也



少室山房集卷一百十八